

张宏利 主编

10

推理 十周年 纪念特辑 TUILI SHIZHOUNIAN JINIAN TEJI

十年岁月，十载辉煌，推理盛宴汇聚十位人气作家！
十宗罪案，十面人生，纪念特辑奉献十篇精彩佳作！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推理 十周年 纪念特辑

TUILI

SHIZHOUNIAN
JINIAN TEJI

张宏利 主编

《推理》《九鼎人生》《龙胆十年》，从这些热门推理小说与推理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从推理开始，一代不寻常的推理小说家已经出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推理十周年纪念特辑 / 张宏利主编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16.7

ISBN 978-7-5568-1968-3

I . ①推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6975 号

推理十周年纪念特辑

张宏利 / 主编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瑞德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6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238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1968-3

定 价 30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6—444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一万次悲伤.....	王小妞	1
第二次相遇.....	齐克勒	16
三的悲剧.....	猫 特	44
四口之家.....	别 问	68
514 号房间.....	午 晔	94
第六名祭拜者.....	己莫为	122
第七种动机	猫 咪	143
八宝簪.....	E 伯爵	163
九味人间.....	新雾寺	200
麦田十年.....	言 桃	231

一万次悲伤

王小妞 / 文

她就躺在房间中央，身子侧卧，两个胳膊举过头顶，环绕着头发，一条腿直挺挺，另一条腿屈成九十度，宛如做美梦的孩童。她的胸口血肉模糊，半凝固的血液变成深紫色；她的嘴角有一道血迹，滑过脸颊，也把已经下垂的嘴角拉得更长。她睁着眼睛，迷茫？气馁？还是悲伤？

我颓然地扶着红桃木桌子的边缘，弓着身子，两腿酸软，摇摇欲坠。我脑海里突然跳出来一段往事。那是上初中时中午休息的时候，一个男生炫耀他的知识：“知道吗？为什么乌龟能长寿？因为它的心跳特别慢！兔子活不长，因为它心跳快！所有哺乳动物一生的心跳次数基本一样，大约是七亿三千万次。到了极限，心脏就停了。”

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女生，仍然盯着自己的饭盒：“一万次悲伤之后，心就会碎。”

那就是我。

他们用古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后来背地里给我起了个绰号——罗悲伤。我并不在乎，我一直不合群，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墙，一道数千次悲伤所筑成的墙。

一千次悲伤

孩童曾经是灿烂的，无忧无虑的，直到有一个阿姨问我：“你妈妈呢？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妈死了。”她自然很震惊，以至于慌不择言地继续说：“怎么死了？”我还是孩子，没明白这是感叹，就当作问题诚实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她看了我好几眼，最后说：“你不伤心吗？”

我想不出伤心或者不伤心的理由。但她把那个和我玩得很开心的孩子带走了，我突然意识到没有妈妈会带来不幸，我第一次伤心欲绝。

孩童的伤感往往是短暂的、周期性的。每天早晨醒来，想到没有妈妈，我就会伤心，但很快伤心就会被其他日常活动所平息。父亲一定是发现我不定期的闷闷不乐，也猜到了原因，就开始用成堆的故事书来填满我的脑袋，让我尽早明白得到与失去之间的平衡。慢慢地，我学会控制情绪，把悲伤限制在每天早晨那几分钟。但悲伤如同病毒，如果不去除病源，就不可能阻止复发。

可是我找不到病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了解到母亲死于癌症，这很不幸，但是故事书里的孩子都因此格外坚强，而不是整天伤心。后来我从蛛丝马迹发现父亲和姥爷、姥姥并不和睦，然后我听说母亲死的时候，为了抚养权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这并不足以让我伤心，父亲是个好父亲，我对姥爷和姥姥仅限于礼貌。父亲在我六岁的时候续弦，我曾经很忧虑，担心继母像故事书里的继母一样凶暴、阴险，事实正相反，继母是个平静、善良的女人。八岁的时候，我多了一个小弟弟，姥爷打电话来的时候小声问我爸爸更喜欢谁，我说爸爸喜欢我，因为我和妈妈一样漂亮，因为我和妈妈一样聪明。

继承早逝的母亲的美貌和智慧，这是催泪小说里最重要的因素，我因此沾沾自喜了一段时间。直到有一天，读第十本少女文学的时候，一个女主人公的凄惨命运像闪电一样劈中了我。那个女孩子同样很早失去了母亲，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因为她身体孱弱，医生说如果硬要生一个孩子，就会早死！我的惊恐无以复加，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发愣地盯着那些字迹，感觉它们像苍蝇一样跳舞、像蚂蚁一样逃窜。那之后的两个星期，

每次想到妈妈我就伤心得胃痉挛，完全没有食欲，让我真切地理解了一夜白头的可能性。终于撬开我的嘴巴之后，父亲解释说母亲的癌症和生育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父亲是医生，所以我相信他的话。但从那之后，“骄傲”“自豪”之类的情绪离我而去，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。沉默寡言的女孩子，善于观察，我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细节，明白了很多东西。

但是我始终想不通不定期悲伤的病源。

五千次悲伤

高中快毕业的时候，不识相的二大爷夸赞说我长得像我妈一样漂亮，也和我妈一样冷峻。这促使我认真地研究我的妈妈。我能得到的信息有限，父亲把所有关于母亲的东西都藏了起来，尤其是娶了继母之后，就仿佛我的妈妈没有存在过，好像我是一个自然而然存在的女儿。那段时间我和姥姥、姥爷的关系也很僵，如果提到正经事他们就会板起面孔，督促我专心学习。

我并不太担心高考。我的学习成绩算是中上，按照扩招之后的形势，上个大学没什么问题。而且父亲明确地说只要我开口，他能安排好学校。我知道他不是吹牛，我妈死后，父亲在工作上就特别洒脱，按照同事们的说法是胆大包天，敢开别人不敢开的猛药，敢忤逆别人不敢惹的病人。一来二去，父亲竟然混到了主任医师，想求他的人络绎不绝。当然他自称能力范围就是本市，所以只担保本市的那几所大学，而且不准学医。我暗中觉得他想把我留在身边，未尝不可？我接受了他的好意，选了一所本市大学的中文企划专业。我愿意留在本市，因为我了解母亲，了解父亲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在没有彻底破碎或者变成石头之前，凡人的心不可避免促发非理性的行动。所以父亲的心也有一道暗门，有时候夜深人静，他会躲在书房里。我躺在自己的房间，凭借敏锐的听觉来猜测父亲

的秘密。我从来不起床去走廊里窥探，我不愿意打搅别人的悲伤，正如我不愿意别人知道、也不愿意别人打搅我的悲伤。第二天下午，我会迅速地赶回家，在其他家人回家之前去父亲的书房。我扫视成堆的医学书籍，查看每一处尘土，直到我发现那个秘密。

只是个普通的红色鞋盒子，里面堆积着纸张和照片。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有母亲手写的购物清单，手抄的诗集，最下面还有一本母亲的病例，一个小药瓶，上面写着长串的英文，里面有几个药片。这个鞋盒子帮我确认了几件事情：母亲确实很漂亮，如果我不自行毁容，我也会像她一样漂亮。母亲是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，不是单纯的漂亮花瓶。她的字迹很潦草，购物清单上面的内容几乎无法辨别，这和我一丝不苟的风格截然不同。最重要的是，母亲在去世前确实诊断出了癌症。同时，这个鞋盒子也带来了新的疑问：为什么父亲的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杂乱无章，完全不像他的书房整齐有序？为什么所有的照片都没有父亲的影子？为什么母亲病例的最后一段记录是去世前一年，后面的几页纸似乎被撕去了？

因为要上大学，我得到一台自己的电脑。我开始在网络上胡乱搜索母亲的名字。我很快就放弃了，因为母亲在世的时候网络刚刚出现，还不时兴社交网络或者博客之类的东西。我能够找到的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信息，她曾经在区政府的档案馆做文员，然后调到物资中心做审计，嫁给父亲之后她就放弃了工作。

无奈之下，我犹豫要不要去找老一辈的街坊邻居打听。我们已经搬过两次家，我依稀记得原来的住址，但让我去和陌生人搭话？我是公认的冷美人，主要是冷；并不是我刻意清高，而是嫌麻烦；认识的人还能正常交流，遇到陌生人常常不知道该用何种废话开场，也懒于那些迂回和旁敲侧击。

我放弃了继续探索。我已经习惯了悲伤，五千次悲伤和一千次悲伤没有实质的区别。

九千次悲伤

我的大学生活波澜不惊。有几个男孩子试图追我，我没当真，大概他们也没当真，所以几段恋情不温不火地过去，毕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牵挂。就业的问题让我头痛了一阵。父亲升职到内科主任，奖金和红包已经多到让我愤愤不平的地步。而我能找到的工作都是最低层的文案或者图文设计，必然劳累而损害健康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父亲没有出手相助，也拒绝我在家闲着。折腾了三个月，终于在一家小公司找了个设计师的职位；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设计公司，主管看上了我的毕业设计，因为他喜欢其中表现出来的“简洁的、冷酷的正面冲击力”。好吧，至少这个世界上有少数人能够欣赏懒人的设计思路。

所谓“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”，这个小设计公司里的人都有点儿变态。不过变态有各种表现形式，我们的老板只有四套服装，应付四个季节；设计主管工作的时候要戴着有边框无镜片的眼镜，自称能够帮助他聚焦；秘书和任何人说话的时候都要轻轻地先说一句“Hi”，如果她给你送十次文件，她就会“Hi”十次。他们的通性就是少言寡语，完全淹没了我唯一的特点。

我的悲伤还在继续，通常是清晨最强烈，有时候会忍不住流泪。我特意在枕套上放了一块老式的枕巾，免得经常洗枕套或者引发继母的好奇心。我一如既往的平静，父亲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，继母一如既往的贤惠，同父异母的弟弟已经上高中，正在叛逆期。

因为已经过了青春期，我对于身处的非典型家庭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父亲是一个精明的男人，也是一个现实的男人。他续弦的时候精挑细选了一个长相不错、贤惠、但是不太机灵的女人。他不是要翻开生活的新篇章，他只是找个女人满足他的欲望，同时帮助他料理家务。父亲甚至故意不关心我的衣食住行，反而促使继母对我毫无恶意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清晨悲伤中除了母亲还多了父亲；父亲化身成精密的机器人，面无表情；母亲变得非常活跃，能歌善舞。

因为一个偶然的機會，我认识了另一家设计公司的元老。听到我的

名字，她大吃一惊，然后说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，甚至参加过父亲和母亲的婚礼。她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母亲，谈到母亲如何多才多艺，只可惜去了区政府的公职，慢慢消磨了灵性。不过遇到我父亲之后，母亲又曾经大放异彩，辞去工作专心在家写诗。好吧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父亲鞋盒里的诗歌是母亲自己的作品，并不是抄录。可惜后来这位老朋友去了南方闯荡，和我的父母断了联系，等再回到本市的时候，我已经降生。关于母亲的癌症，她的说法和父亲一致，刚诊断出来的时候算是中期，但是癌变发展太快，几个月就扩散到了全身。

父亲想把我留在身边，因为我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。家里剩下的两个人只是附属品。这让我更加悲伤。

九千九百次悲伤

公司的生意有起色，又招了一名女设计师。一个另类——她热情得过分，打乱了公司原本有条不紊的调子。她第一天来上班，来得比任何设计师都早，因为没事做就缠住秘书聊天一个半小时，导致秘书一整天都不肯来设计师的办公室，什么事情都打电话过来。其实她也不算讨厌，她工作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安静，但休息的时候就有一种打算把公司点燃的热情。为此公司填了一条规定，设计人员不准在设计室休息，然后他们把休息室挪到了最远的地方。

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了薛瑞的风格，只有我例外。她特别喜欢向我打听事情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比如我用什么牌子的口红，我上班的路上会不会东张西望，我吃饭的时候是快还是慢。我有时候回答，有时候就给她个白眼——取决于心情。但是薛瑞很执着，大概把撬开我的嘴巴当成了一项事业。另外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眼光，在设计室里她会偷偷地窥探我，在我转头之前又转开目光。

6月的一天，我几乎崩溃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父亲的秘密。

父亲起得早，他会准备一家人的早饭（他从来不管中午饭或者晚饭）。他的早饭花样很多，有时候是牛奶面包，有时候是豆浆油条，有时候是藕粉、紫米粥，还有时候是西式糕点；但一成不变的是早餐的时间和座位。他似乎要通过早饭来展示权威，如果你想吃早饭就必须在七点四十五分到八点之间坐在指定的座位，过时不候。那天我落座之后才发现父亲准备的是皮蛋瘦肉粥，我不想喝，就很客气地说我不饿。父亲不会强迫别人吃早饭，这是他的原则之一；他的原则之二就是落座之后不吃的早饭必须自己倒掉。我捧了一碗皮蛋瘦肉粥去厕所，打算倒进马桶，正遇上同父异母的弟弟刚起床。他显然赶不上今天的早饭，又垂涎于那碗粥，所以让我把粥放在客厅的桌子上。我答应了，放下粥碗，去准备出门的衣服。等我准备离开自己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父亲的身影，他拿起那碗粥去了厕所，然后又去厨房，再把粥碗放在客厅的桌子上。等他回饭厅之后，我去看了看客厅桌子上的碗，里面有一碗皮蛋瘦肉粥。我又去了厕所，马桶还有上水的声音，有人刚刚冲过马桶。

我出了门，坐地铁去公司。公司很近，步行和地铁的时间差不多，坐地铁的时候我会用胡思乱想来屏蔽周围的人和乱糟糟的世界。一个设计师，所谓设计基本上就是胡思乱想。所以我很快就抓住了可以用来设计的要点：父亲是医生，母亲得了癌症，死得出奇的快。母亲的病例中去世前一年的记录不见了，要么母亲拒绝就医，要么有人拿走了病例的关键部分。那本病例就是父亲所在医院的，不是吗？

我坐地铁一直坐到头，然后再坐回来。等我确认所有人都离开，我回到家里。我去了书房，找到了那个鞋盒子——父亲的东西都井然有序，通常不会变换位置。那个小药瓶还在，但里面的药片不见了。我按照药瓶上的英文在网上搜索，确实是一种治疗癌症的药，母亲去世的时候大概国内还没有引进。我把东西放回原处，自己回到卧室。我的脑子停滞了，我不愿意思考，不愿意分析，我希望痴呆下去，不要管父亲、母亲或者任何人的秘密。

然后有人拒绝给我平和的一天，薛瑞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来上班。

一名设计师偶尔翘班需要理由吗？她问我是不是病了，我随口说是的，我的心快碎了。

中午的时候我仍然躺在床上，我鼓励自己出门，去找父亲手下的实习医生开一张假条。为了对抗饥饿感，我强迫自己思考，回想今天早上的事情。是不是我的悲伤已经严重到产生幻觉？也许我早上根本没有起床，所谓的皮蛋瘦肉粥只是我不吃早饭所导致的幻想？

这时候有人按门铃。她按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我被迫起来开门，隔壁的邻居是个老太太，虽然耳背但是很愿意向我父亲报告任何插曲。

薛瑞站在门口，提着一个外卖饭盒。我很少注意其他女人的衣着，但是那天为了分散精力，为了拖延打招呼的时间，我上下打量她。薛瑞个子比我略高，因为穿了高跟鞋，我平时只穿半高跟鞋；她的肤色略暗，经常晒太阳，我则是宅女的白皙皮肤；她的眉毛很细，大概是专门修正过，鼻子也很直，脸上打了粉，涂了口红和眼影。也许她曾经整容？我开始胡思乱想。另外她的衣服太艳丽，不符合我的审美哲学。我是什么审美哲学？古典的冷美人？

“看样子你真的病了。”薛瑞伸手要摸我的额头，被我挡开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”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事来家里，我们公司的人都保持距离。

薛瑞很得意地笑着：“我问秘书要的，员工登记表上有你的地址。”

她笑得也太假了，明显另有所图，“你吃午饭了吗？”她又扬起那个外卖盒子。

“我不饿。”我想避免进一步的交流，但我的肚子不礼貌地咕咕叫了两声。

“还说不饿？”她很无礼地闯进来，她把餐盒放在桌子上，环顾四周，“你家很大很漂亮。”

我莫名其妙地愤慨：“这是我父亲的家！”

“哦，”她答应了一声，然后开始打开那个餐盒，“我买了炸猪排，有微波炉吗？热一下更好吃。”

“我不吃炸猪排！”我推开餐盒，甚至不愿意看那些猪排，“我现在

吃素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我记得你昨天还在吃牛肉丸子。”

“我今天开始吃素。”我诚恳地盯着薛瑞，希望她能够认真地、老实地听明白我的话，“你不觉得恶心吗？猪排是什么？猪被杀死了，尸体被冲洗，被切成很多块，然后放在滚烫的油里面炸！你在吃油炸的尸体，你不觉得伤心吗？”

她疑惑地看着我，终于安静了几秒钟。可是她迅速地恢复了过来，指着一个纸杯说：“那好，这个是蔬菜汤，应该能喝吧？”

“我不喝汤，也不喝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我不想说因为我怕汤里下了药。我觉得头晕目眩，因为没吃早饭和午饭，因为我被悲伤完全控制。那股悲伤突然涌上来，刺激着我的头皮也跟着发酸，但是我忍住了眼泪。

“你怎么在家？她是谁？”父亲的声音咯吧一下止住了我的悲伤。我扭头看见他站在门口。

然后薛瑞也转过身，满脸灿烂的笑容：“你好，我是罗明的同事；她今天不舒服，没去上班，我顺便过来看看。”

我看到父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，兴奋还是满足？他的嘴唇在动，我没有仔细听，因为他在和薛瑞说话！然后他走过来，伸手摸我的额头。我木然地站着，感觉他的手掌冰凉。

“你病了。”这是父亲的简短的判决。

“罗明说她改吃素了，最好准备点儿别的东西。”薛瑞走到我和父亲中间，把餐盒扣上。

父亲疑惑地看着我，似乎要看穿我心中的秘密；我没有眨眼，我真希望他能够洞悉一切，帮我找到悲伤的根源。我希望他告诉我为什么他中午回家，希望他说有心灵感应知道我不舒服，我希望他说讨厌陌生女人出现在他的家里。

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，转身去厨房，薛瑞也跟了进去。父亲很快又出来了，因为他只负责早餐，他不会做午餐或者晚餐。但是薛瑞留在厨房，

乒乒乓乓地，好像那已经是她的领地。

我很想冲进去朝她大嚷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不要太过分！”

可是父亲站在厨房门口，我不想靠近他。

九千九百九十次悲伤

在这样的时刻，有人向我求爱，搞得我措手不及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追我了，确切地说是两年零三个月。我开始重新翻检衣服，这才发现那些旧衣裙不适合此刻的心态，于是我开始网购，凡是看上眼的衣服都放进购物车，然后把付款的链接发给那个喜欢我的傻瓜。

恋爱大概能够治愈悲伤，我这段时间都很有精神，很警觉地观察着家里的变化，特别是父亲的一举一动。我已经大概掌握了他的规律，如果早餐是牛奶、豆浆之类，我可以放心地吃；如果是粥类就要小心，我有两次看到他给我盛粥的时候小拇指和无名指诡异地捏在一起。我相信他往里面撒了什么药粉，大概那种药粉有点儿味道，必须要混在浓的汤或者粥里面。小心归小心，我从没有拒绝父亲递给我的粥碗。我在恋爱，还怕什么？如果我突然死亡，就能避免失恋的痛苦。我知道失恋的悲伤能够钻到心里面，能够钻进骨髓里。

爱情的攻势越来越猛烈，我很快就投降了。我沉浸在幸福里，忘记了悲伤。

因为我坚持吃素，继母很有怨言。谁也不会愿意在照顾叛逆期的孩子的同时再多做一道菜。而且我开始打扮，继母大概不喜欢家里有比她年轻、比她漂亮的女人。

父亲很聪明。给同父异母的弟弟安排了去美国的夏令营，让继母陪同。他们前脚走了，薛瑞后脚就出现在父亲面前。我认为这是阴谋，是不折不扣的诡计。

他们俩有说有笑。父亲竟然绽露出笑容，眼睛里都带着笑意。薛瑞完全占领了厨房和客厅，我认为她已经和父亲串通了，也许薛瑞准备的

晚饭里面也下了药。这几天父亲给我盛早饭的时候都没有小动作，莫非晚饭里的剂量已经足够了？这么想想，继母是诚实、本分的好人。

继母走了之后第四天，薛瑞抱怨说跑来跑去太麻烦。父亲顺势就说：“不如搬过来住？等事情定下来，在附近再买一处房子。”他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！

薛瑞搬了进来。她从早到晚都在我眼前晃动。

我在恋爱，我把九千九百九十次悲伤抛在脑后。我把父亲的秘密，母亲的秘密抛在脑后。

九千九百九十九次悲伤

继母快要回来了。薛瑞和父亲开始避开我小声嘀咕，我知道他们在谈论我，在算计我。

我不在乎，我觉得一切都恶心。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去上班？去说废话？去设计东西骗客户？然后客户去骗他的客户？骗成功了就可以去吃猪排？想到猪排我就更恶心。

我完全丧失了食欲。我拒绝起床，我拒绝去饭厅吃饭，我拒绝薛瑞送来的饭菜，我拒绝父亲送来的饭菜。

我陷入了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悲伤。白天我锁住卧室的门，躺在床上，给我的爱人发了一条短信：“你给我太多的幸福，让我无法自拔。哪怕最微小的不快都会让我心碎。与其心碎，不如让我平静地枯萎。”

我迅速得到了回复：“如果你心碎，我把心给你。如果你枯萎，我的心也会死。”

我趴在枕头上泣不成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开始恨父亲和母亲。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？为什么让我感受如此深切的悲伤？我应该去学佛，我应该放弃一切，我应该放弃欲望和感情。我不想像父亲一样！

那天晚上薛瑞和父亲回来得都比平时早。父亲在门口叫了我几次，还试图撞门。我没理会，假装不在房间里。之后就是平静，我能够听到他

们在客厅里低声商量什么，我太虚弱，听不清楚。

又过了一个小时，我听到开酒瓶的声音，嬉笑声。

他们打算丢下我？我继续听着，突然感到焦虑。这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在家从来不喝酒。我静静地躺着，尽量不去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我忍不住，焦虑像一条蛇，毒液在我的每一根血管里流动。

最后，嬉笑声停止了。寂静让我恐惧。

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吓得我灵魂出窍。

是薛瑞发来的短信：“我要死了，救我。”

一万次悲伤

我被迫从床上爬起来，摇晃着开门。房子里一片寂静，我闻到一股略甜的腥气。我的父亲是医生，我经常出入医院，所以我知道那是鲜血的味道。

我扶着墙，倾听。听不到父亲的脚步声，也听不到薛瑞的喘息声。我挪到了客厅的门口。

薛瑞就躺在客厅中央，身子侧卧，两个胳膊举过头顶，环绕着头发，一条腿直挺挺，另一条腿屈成九十度，宛如做美梦的孩童。她的胸口血肉模糊，半凝固的血液变成深紫色；她的嘴角有一道血迹，滑过脸颊，也把已经下垂的嘴角拉得更长。她睁着眼睛，迷茫？气馁？还是悲伤？

我颓然地扶着红桃木桌子的边缘，弓着身子，两腿酸软，摇摇欲坠。一万次悲伤之后，心就会碎。

我的心碎了。心碎之后是剧烈的疼痛，是每一根神经所发出的抗议；我的每一根头发都想要炸开，每一个毛孔都要喷射怒火。

然后父亲出现在我的背后，他越过我的肩膀看了一眼，故作惊叹地说：“天哪！薛瑞！”

我猛地直起身子，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凭一只手就把父亲推得跟

踉跄着后退。“是你干的！你这个大骗子！”

我从来没有骂过父亲，没有。

今天我越过了一万次悲伤，再没有悲伤的储备可用。我必须面对。

“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父亲仍然试图狡辩。

“骗人！骗人！”我不顾一切地嚷着，“是你唆使她这么做！也是你害死了妈妈！”

父亲骤然老了十岁，他的嘴角垂了下去，他的眉毛松散开，他的脸部肌肉完全失去控制，五官都松散地各自为政，我相信一拳打在脸上也就是这样的效果。

“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妈妈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。”父亲垂着头，垂着手。

“后面的几页病例哪儿去了？你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。快说！？”

“我很高兴你想要知道，现在也是时候告诉你。”父亲从口袋里拿出几张发黄的纸，“你的母亲得了癌症，我给她找了最好的药，原本可以控制住。后来为了升职，我去支边四个月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她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吃药，她就像你今天这样，锁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一动不动。”

我艰难地咽口水，刚才骤然获得的力量正在消退，我被迫靠着桌子保持平衡。

父亲向前迈了一步，抬头看着我。“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”他的眼眶里涌出两行热泪，“我知道她有抑郁症的倾向，但是我没在意，我以为是文艺青年的通病！”

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我用双手在背后扶着桌面，感觉到一种压抑感，甚至开始呼吸困难。

“我不想你知道这段历史，因为我不希望你继承你妈妈的特性。你和她太像！”

“骗人！你！你！”我仓促地想不出合理的指控，就用手指向躺在地板上的薛瑞，“你和她合谋，在我的饭菜里下药！我没有得什么癌症！”

“噢，”父亲带着歉意说，“那是抗抑郁的药，偶尔加一点点。我是医生，有分寸，不会有什么副作用。你小时候有点儿不合群，但是离抑